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第一百七十四回 雷大春誠心投表弟 洪廣武設計絆奸王

話說洪廣武被他奄子一句話提醒，暗道：“這其中定有緣故，為何如此大早就來。”他奔子見他那裏出神，也就說道：“你的表兄既然這絕早到此，你可快些兒出去見他便了，為何在此出神？難道你不願見他麼？”洪廣武道：“有什麼不願見他，只因他此來頗令我疑惑。”他奄子道：“莫非你怕他前來與你借貸麼？”洪廣武道：“即使前來借貸，況親戚之誼，有什麼不可？”他奄子又道：“既非如此，又有什麼疑惑呢？”洪廣武道：“你不知道，且待我見了他，看他說出什麼話來，我再告訴你便了。”當下又將衣服穿好，有丫頭打進面水，他就在房裏梳洗好。去會雷大春。再說宸濠與雷大春二人站在莊門外，等了好一會，纔見那莊丁從裏面走出，向他二人說道：“有累二位立等了，我家主人現已起來，請二位裏面坐罷。”雷大春當即與宸濠隨著莊丁進去。過了兩重門，是一座院落，上面就是一進明三暗五朝南的大廳。二人步上廳房，分上下首坐定。那莊丁又走進去，一會子，捧出兩碗茶來，給他二人獻上，復又走去。又停了一會，這纔引出一個人來，便是洪廣武。宸濠瞥眼看見，但見洪廣武生得身高七尺向開，白淨淨的一副方面孔，兩道濃眉，一雙環眼，大鼻梁，闊口，約有三十歲上下年紀，一表非俗，頗具英雄氣概。

宸濠正在凝神觀看，只聽洪廣武先向雷大春說道：“表兄一別七八年，今日是甚風吹到？為何如此絕早，敢是從南帶連夜走來的麼？”雷大春道：“正是，愚兄思慕賢弟，久欲前來奉候；只因那裏的事擺脫不開，所以連姑母去世，愚兄也不曾到來祭奠一番，甚是抱愧。如今賢弟應該娶了弟媳了。”洪廣武道：“承兄顧念，小弟于家母未經去世的前兩年，就受室了。如今已托庇生了兩個孩子，等一會兒叫兩個孩子出來拜見表伯。”雷大春道：“可喜，可喜。還是賢弟的福氣，不像愚兄，十年來東征西討，到至今還一事無成。”洪廣武道：“這是表兄過謙之處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兩只眼睛只管向宸濠這邊溜來。因即問道：“這位尊姓大名，還未請教。”雷大春便向四面一看，見無旁人，因搶著代答道：“賢弟，你怎麼知道，這就是寧王兀歲的龍駕！”洪廣武一聞此言，好生驚訝，當下便向宸濠跪下，說道：“山野小民，不知兀歲駕到，有失迎迓，死罪，死罪！”宸濠見他如此，恐怕為外人看見，當下急將他扶起，口中稱道：“足下切勿如此。孤今前來特有所求，足下若如此稱呼，恐屬耳垣牆，多有未便。”洪廣武聽了此話，愈加疑惑，因又道：“堂堂兀歲，某敢不恪恭！今既蒙面諭，某當遵命。不過有褻虎駕，更覺抱罪不安。”說著便讓宸濠升位坐定，自己在下面相陪。

只見雷大春又向廣武道：“愚兄此來一為看視賢弟，二為有事相求，賢弟素稱肝膽英雄，當可從而見允。”廣武道：“不知大哥有何見委，敢請說明。只要小弟才力能到的，未有不先從之理。”雷大春道：“此事若賢弟肯為之助，才力綽乎有余；特恐賢弟故意推托，那就無可奈何了。”廣武道：“但請說明，好待商議。”大春道：“此事並非愚兄之事。”廣武道：“然則是小弟之事麼？”大春道：“亦非賢弟之事。只要賢弟允從之後，卻就是賢弟之事了。”廣武道：“表兄這半吞半吐，好叫人甚不明白：怎麼又非小弟之事，到底是與小弟有無關切？”雷大春道：“此話甚長，賢弟可有靜室？須到那裏，屏退眾人，密告纔好。”廣武道：“此間亦可談得，何須定要靜室，方可說明呢？”大春道：“非靜室不能與談。賢弟從之，則請借靜室一敘；不從，兄從此就走便了。”廣武道：“表兄未免太性急耳！也罷，便請二位到靜室而談。”

當下廣武便命人去開了內書房門，讓宸濠、大春二人走出廳房，向內書房而去。不一刻，轉了幾灣已到，廣武又讓他二人先入內房去。三人到了內書房，廣武仍請宸濠升坑坐定。有莊丁復獻上茶來。便命莊丁退出，並招呼道：“爾等非喚不要進來，我們有要話相商呢。”莊丁唯唯退下。

洪廣武便問道：“表兄有何見諭？”雷大春道：“只因寧王兀歲，前者曾聞愚兄說及賢弟英雄，專好結交天下豪傑，當時便擬著令愚兄前來奉約，共圖大事。彼時愚兄以姑母尚在，賢弟固不便遠離膝下，姑母亦未必讓賢弟遠出，所以未及前來。這七八年內，又因兀歲方整頓戎師，東征西討，又無暇及此。不意初起大意，已得了幾座城池，眼見得要長驅大進，那裏知道忽然出了一個王守仁，又收服了徐鳴皋這一班逆賊，竟自率兵前來與兀歲作對，把已得城池全行奪去，又將南昌宮室悉數毀滅，弄得兀歲已是兵敗將亡，然猶可勉強支持，與王守仁對敵。不意王守仁頓生奸計。十日前兀歲兵屯樵舍，又立水師，共計水陸兩營也還有七八萬人馬，將士也有十數員。那知被王守仁飭令他手下各將，暗暗帶兵分頭攻取，合用火攻，一把火將水陸兩寨燒得干干淨淨。兀歲正在水師方陣之中，見各處火起，正在無法可想，還是愚兄舍命將兀歲爺從船上救出來，逃至岸上，打算收拾敗殘兵卒，還可與守仁支持。那裏知道，這一仗真算得是全軍覆沒，連一人一騎都不曾逃走出去，只落得兀歲與愚兄兩條性命。後來兀歲因無處投奔，復又想起賢弟。所以愚兄特奉兀歲的大駕、前來相訪。我料賢弟平日那些草莽英雄還與他結識，豈有藩王兀歲不殷勤相待之理？賢弟若肯殷勤相待，再能助兀歲復圖大舉，將來兀歲有日登了寶位，奪取江山，賢弟也是個開國元勳，蔭子封奔，豈不耀榮！而況榮封祖宗，光耀門閭，何等威武。賢弟可樂從否？”洪廣武正欲回答，只見宸濠又復說道：“卿家若能與孤相助為理，復圖大事，孤定不忘卿家之功，將來托天成功，孤當于眾人中更加封蔭，以酬今日之勞。願卿憐孤孑然一身，孤窮無靠，有以助之。”

洪廣武聽了他二人的話，心中暗想道：“你這奸王，國家待你有何壞處？你不思盡忠報國，反思叛背朝廷。今已敗得如此，還不思一死，猶想死灰復燃，豈不可笑！我這表兄也未免糊涂，到底良臣擇主，他全不知道這個大義，反來叫我幫助他復仇。我不知他有何仇可復，眼見有滅族之禍，他還強稱兀歲，豈不知羞。我若回他不行，眼見這一件功勞不能到手了。我何不暫且答應，使他住下，然後再如此如此，有何不可？而況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，也不算是喪心。”主意想定，便欣然應道：“兀歲英明神威，天下共聞。今雖不利，亦時未及耳。此處盡可舉事。倘兀歲不以某為鄙陋，某當相助為理，雖毀家不顧也！兀歲但請寬心，容一二日，某再親自外出，先將某所有能共生死、久願去投兀歲的幾個好朋友約來，與兀歲共議報仇一事。但兀歲平時萬不可出門，以防耳目要緊。等到大家議定，然後就不怕人之多言了。”宸濠大喜道：“卿能如此仗義，孤定當感激不忘。”洪廣武道：“兀歲說那裏話來。良禽擇木而棲，人臣擇主而事。自古明哲，皆自為之。兀歲若不到來，某還思前去報效。難得兀歲不棄卑陋，惠然肯來，則是某之大幸也。兀歲幸勿稍為客氣，某當竭力圖報便了。”說罷，便問道：“兀歲與表兄如此早來，定皆未曾用過早膳的。此間山居市遠，未能兼備盤飧，某當命家丁聊備粗膳，上呈兀歲，稍當充飢。不堪適口，尚求勿罪。”宸濠道：“前來打攪，已屬殊難為情，而況後日方長，務望不必過謙。”洪廣武答應，當下便喊了兩個莊丁進來。

此時莊丁見主人呼喚，也就應聲而進。廣武命他前去整備早膳。莊丁答應，即刻退出，去到廚房裏招呼。不一刻，早膳備好，端整出來，送進內書房。原來是三碗雞湯面。

宸濠、雷大春正是腹中飢餓，見了這雞湯面，登時就大吃起來。頃刻用畢，莊丁撤去空碗，又打了兩把手巾送上來，與他三人擦了臉，這纔退出。洪廣武也與宸濠、雷大春說道：“某暫且告退，料理一件正事，少頃就來。”宸濠道：“卿自請便了。”畢竟洪廣武去作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